

茅盾文学奖从“作品奖”变“作家奖”？

摘要 | 近年来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逐渐有着从“作品奖”到“作家奖”转变的趋势。宽泛地说，嘉奖一个作家和嘉奖一部作品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——只要嘉奖的是“值得嘉奖的”。而如果说这种评奖标准的缺憾，恐怕在于，往往是作家“该获奖的时候”没获，“再不获就说不过去的时候”才获。这就有点还债的意味了。

不得不承认，茅盾文学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学奖项。一方面在于参评作品均为长篇小说，这一文体往往标志着作家在创作生涯中的最高成就；另一方面在于，茅盾文学奖不仅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丰碑，同时还在广大普通读者中拥有良好的口碑，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奖项争议频出、闹剧不断的时代，茅盾文学奖的严肃性与公信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而近年来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逐渐有着从“作品奖”到“作家奖”转变的趋势。具体的表现是，获奖作家每每是在文学界耕耘或经营多年，本人在很高程度被“经典化”了的“名宿”。

譬如这一届的获奖者中，王蒙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就已经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无法绕过的重要作家，他的写作不仅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，甚至可以说标志着两三个历史时代。其他得主如格非、李佩甫、苏童也是成名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文学的“黄金时期”，常年享受着那个特殊年代所带来的巨大无形资本的文坛“巨无霸”。他们的作品天然地有着被关注的理由，他们的写作生涯也有着应该被一个重要奖项所

标识的理由。这样的作家获得了这样的奖项，也就可以更容易地担上“实至名归”这个评价。

当然，对于茅盾文学奖变成了作家的“终身成就奖”这个趋势，或许会有人提出异议，比如参评的毕竟是作品而非写作品的人，当人的因素盖过了具体因素，是否有失公允？再比如，在这样的导向下，茅盾文学奖会不会注定“屏蔽”了众多年轻作家，从而失去了扶持新人、提携后进的功用？

客观地说，上述异议即使成立，却不大可能像“柳忠秧、周啸天事件”之于鲁迅文学奖那样，损害到茅盾文学奖的口碑。

宽泛地说，嘉奖一个作家和嘉奖一部作品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——只要嘉奖的是“值得嘉奖的”。作品奖可以服众，作家奖同样也可以，比如诺贝尔文学奖。

而至于年轻作家在评奖时是否真的“吃了亏”，首先还要看他们是否写出了足以媲美甚至超越前辈的作品——现在看来，后面的一代、两代人似乎仍然需要时间。

即使从“稳妥”和“安全”的角度考虑，将奖项授予创作能力和创作成就已经经过检验的成名作家，也是颇为合理的。中国人总

是希望看到“新的”战胜“老的”，但大家往往忘记“新的”只是“新的”，并不一定是“好的”。

而如果说这种评奖标准的缺憾，恐怕在于：获奖作家的获奖作品，常常不是他最好的那一部。或者说，往往是作家“该获奖的时候”没获，“再不获就说不过去的时候”才获。这就有点还债的意味了。

以王蒙为例，即使《这边风景》获奖，但谁又敢说这部长篇小说的水准超过了《活动变人形》和“季节”系列呢？再比如上一届获奖者张炜，《古船》没有获奖，评上的反而是一部被人质疑评委是否读完的《你在高原》。但这似乎也是再三权衡之后的无奈选择了。

获奖往往比作家最好的作品慢半拍，这恐怕也是一类重要文学评奖的“常态”。乃至于诺贝尔奖，恐怕也是如此——至今仍有人为米兰·昆德拉和村上春树抱不平。

有些奖是稳妥的，有些奖是激进的，有些奖是树碑的，有些奖是打擂的，各种奖项都有它的初衷与功能，也有它的独特意义。只有所有的奖都是有规矩并且守规矩的，才能营造一个更好的文学乃至文化生态。（穆红）

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，依次是：王蒙（河北人，1934年出生）、格非（江苏人，1964年出生）、李佩甫（河南人，1953年出生）、苏童（江苏人，1963年出生），另一名得主金宇澄，请详看今日本报B2版。

● 纪实连载

心会痛 才会长大

(9)

■文/张智澜

50个被拒的电话

这天一早，师傅吴姐拿出了一张长长的列表：“智澜，咱们基金每月都需要联系各类媒体帮助咱们发布公益广告，这是100家陌生媒体的电话号码，你负责联系其中50家，关舟负责其余50家。”

陌生的媒体，我该和他们说点什么呢？介绍项目？手里紧攥着电话，慢吞吞地拨通第一个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要是电话打不通或者对方不接电话就好了。

连拨了几个，电话都无人接听。关舟叮嘱我：“还太早。媒体上班的时间晚，下午再打。”

转眼到了下午，关舟拿起电话：“你好，我是‘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’……”我也抓起了电话，看准第一个号码拨了出去：“喂，你好，我是中国……想问您这边能不能帮我们刊登公益广告？”我很紧张。

“这个我们不需要！”对方不耐烦地挂了电话。

这时，只听关舟说道：“好的，没关系，我理解。还是谢谢您，再见。”

我凑上前去问：“你那边，人家也不愿意帮咱们吗？那……你今天还继续打吗？”

吴姐听我问关舟，走了过来：“你怕被别人拒绝，想放弃？你先听听关舟是怎么沟通的。”看得出，关舟已经提前做好好了功课，正在不紧不慢地介绍基金的相关情况。听关舟打电话，我还在思考，吴姐却已经拿起笔写下了对话的要点。

“智澜，拿好。”吴姐把笔记递给了我，“你的问题在于，自己没有想清楚沟通的内容。再试试！”

我勉强再次拿起电话。就这样，两天后，我打完了50个电话，像穿越了50扇门。门后的陌生人有的对我报以善意，有的无情回绝，但是没有一家当时就给我肯定的答复。

● 小说连载

家族阴谋

(11)

■文/永城

调虎离山为电脑，背水一战不可免

Steve心里很清楚，总裁在Steve车里的谈话，说明总裁早已开始怀疑尼克，并且了解到尼克和Steve联系密切。他是在策反自己。策反者自然要画饼，但叛徒从来没有好下场。尼克已经是杰森心中的敌人。而自己，也因此上了杰森的黑名单，在GRE再无翻身之日。

Steve本以为策反还要继续，总裁却只微微一笑，再说没什么，直到抵达机场。

这多少让Steve有些意外，“策反”只开了个头，就莫名的结束了。总裁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

Steve驱车返回公司，疾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旅行箱和电脑包都还放在原地，Steve的心脏却狠狠一沉：电脑包已经被人打开了，再细微的变化也逃不出他的眼睛——他从不把锁链到底，现在却完全拉紧了。这些都是事先策划好的——让他务必在下午赶到公司；让他开车送杰森去机场，把电脑留在公司。

电脑硬盘想必已经被复制过了。自己已成为了目标——总裁和苏珊的目标。

Steve心里其实很踏实，并不感到惊慌。他的手提电脑里没什么能让总裁看的。和副总裁尼克的联络怎能通过公司电脑？得和尼克通个电话：总裁开始行动了。他和尼克已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。

Steve抬手看看表：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，纽约时间早晨七点半。当然不能使用办公室的座机，或是公司发的黑莓手机——表面是便利的特权，实则是枷锁和耳目。即便使用私人手机，也不能在公司附近。Steve径直走出公司，走进电梯。电话得到楼外去打，找个安全僻静之处，自己的车里也不行——总裁刚刚“光临”过，不知会不会留下什么嗅觉灵敏的小玩意儿。

电梯门在一楼左右分开。门外却又站着那形如房屋中介的中年人。仿佛时间倒流，两小时之前的事情再度重现。莫非他又故意等在电梯外？

这回电梯里就只有Steve一人。两人因此少了些顾忌，也就无须再像刚才那般默契。

“Steve Zhou？”那人睁大眼睛，额头出现几排梯田。

“你呢？”Steve反问。其实，Steve知道他正在使用的名字。

他尴尬地笑了笑，递上一名片：李怀安 / 总经理助理 林氏集团北京分公司 “李怀安。”

李怀安稍稍垂目，仍咧着嘴笑，有些销售常有的谦卑，却又比销售过于腴腆，仿佛多了一层含义，在等待Steve的认可。

李怀安。能有什么意思呢？Steve扬一扬眉，心中升起一阵不屑：安阿伯与他何干？整个GRE都以为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新星，和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这要感谢十年前，进入GRE完成的第一个项目：他被派往香港秘密工作了三个月。为了保密，公司要求他启用了新的姓名：Steve Zhou。三个月后，全亚洲的同事都知道，新建不久的北京办公室来了一名叫作Steve Zhou的年轻人，刚入职就完成了一项几乎是不可能的调查任务。Steve那时的顶头上司——另一位元老级的人物——对Steve说：这个名字给你带来好运，索性以后就用这个吧！

电梯门等得不耐烦，做出要合拢的架势。Steve夺门而出：“今晚有个电话会议，明早还要出差。”

“哦，很忙啊！”阿文的一双眼睛黯淡下来，讪讪地闪开身子。

Steve快走两步，脚下又有些迟疑。李怀安果然跟上来，陪他走了几步：“为什么是Steve？”

“需要一个英文名字，第一个想到它。”Steve敷衍地一笑。

“和咱们实验室的那个Steve有关系吗？”他又在讪讪地笑。眼睛里充满试探，仿佛在说：这套房子您满意吗？

Steve耸耸肩，不置可否。十几年前，密大的实验室里，他们共同的好朋友，Steve大哥。

“我还是喜欢夏冬这个名字。”

“这里没人知道这个名字。再见！”

Steve迈开大步，把阿文留在身后。他长出一口气，闭上眼。他不知阿文为何突然出现，他也完全没准备好呢。

下期关注：越洋电波细谋划，深夜街边查故友